



挚爱亲情

# 心中的灯笼

■王国梁  
“十万人家火烛光，门门开处见红妆。”红色代表着红红火火、吉祥如意，红灯笼上丰富多彩的图案，也寄托着我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。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大红灯笼是我家必不可少的点缀。

我们扎灯笼、挂灯笼，把对生活的美好愿望高悬起来。元宵夜，小孩子们总要提着灯笼去大街小巷逛一圈，笑着嚷着，在人群中穿梭，谈论着谁的灯笼最漂亮。那些灯笼可能很简陋，有的就

是用罐瓶做的，但孩子们的快乐是不打折的。很多地方都有提着灯笼“走百病”的习俗。

元宵节的灯笼是最让人期盼的。“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”元宵节观灯的盛况是那么让人兴奋！大人孩子纷纷围在五彩缤纷的花灯旁，赞叹品评，流连忘返，场面热闹非凡。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童年观花灯的情景。小时候，村子里每年都会举办灯会，我和伙伴们会聚在一起观花灯、猜灯谜。元宵夜，月上柳梢头，孩子们蜂拥而出，街上沸腾起来。我

很喜欢猜灯谜，每每猜中一个还可以得到小奖品，自然非常开心。灯火阑珊时分，大家比着谁的奖品最多，然后笑着闹着各自散去。

灯笼为我们的童年增添了无限乐趣，成为元宵节记忆中最精彩的一部分。在古代，每年正月私塾开学时，父母会为子女准备一盏灯笼，由老师点亮，称为“开灯”，预示着孩子的前途光明无限。正因为如此，我的父亲每年都会为我制作灯笼。如今，父亲虽然离开了，但我心中的灯笼却依旧明亮。

## 人在旅途

# 寻觅千年白果树

■重剑无锋  
大年初一，春光明媚，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。吃罢午饭，我们全家一致决定进山游玩，却在去哪儿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

泌阳境内有三大名山：铜山、盘古山和白云山。铜山险峻，庙宇楼台分布山下山上，当属登山首选；盘古山文化底蕴深厚，正殿供奉盘古神像，左立三皇，右立五帝，是儒释道三教共拜之地，当属我国规格最高的宗教场所，南望九龙山，气势磅礴；白云山则是泌阳境内第一高峰，重峦叠嶂，林木茂密，风光旖旎。但此时正值春节，三山定是人山人海，玩不出兴致。经过讨论，我们最终按三弟的提议去了十分偏僻的十八道河，寻觅千年白果树。

十八道河，十八道弯。这是白云山南坡的一片山间谷地，里面散落着数个山村。避开交通拥堵的大路，我们开车沿山间小路迤迤而行，翻越一座座山丘，跨过一条条溪水，沿途小村的房舍俨然。愈行，人车愈少。行

约三十公里，车辆爬过一座山峰，前面豁然开朗，一片山间盆地展现在眼前，遥遥可见两棵巨树屹立于小山村的东边。这便是千年夫妻白果树。

这个只有几十口人的小山村叫四十亩地。这里是伏牛山余脉与大别山余脉交会之处，再往北就是白云山。

白果树学名银杏，是名贵树种，但亦常见。这两棵白果树相距十余米，南雄北雌，雄树粗壮，雌树略细。两树高约三十米，枝杈相连，古朴苍劲。它们被列入珍稀古树名录。据村民说，夏天两树荫蔽可延伸三十多米。

大山深处为何会有两棵如此巨大的古树？一位年长的村民给我们讲了关于这两棵夫妻树的传说。但传说终究是传说，两棵巨树已逾千年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它们默默生长在大山深处，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，始终携手相伴，花开花落，共经风霜雨雪，延续着生命的传奇。大年初一，能目睹它们的身姿，真不虚此行。

■魏益君  
每年元宵节前，母亲就要精心备料，忙着做汤圆。

母亲做汤圆备料极为细致，先是把糯米一遍遍淘洗，然后浸泡在水盆里，一粒粒泡得又白又胖，然后按照水和米的适当比例倒入石磨打浆。随着磨盘转动，白色的米浆便从石磨的缝隙间缓缓流淌。那时我最开心的就是陪着母亲推磨，因为我知道，这白色的米浆可以做成可口的美味。母亲见我推得卖力，就说：“石磨是要慢慢推的，这样磨出的米浆才细腻滑润透着清香，做成的汤圆也才色泽清亮。”磨完糯米，母亲开始用一块布把米浆吊起来沥水，再放进盆里揉搓成糯米粉团。

母亲把炒好的花生、芝麻、核桃等加入白糖和桂花，制成喷香的馅儿心。调好了馅儿，就开始包汤圆了，我最喜欢看母亲包汤圆。她像魔术师一般，拿起一团糯米粉，灵巧的手指边捏边旋转，很快就捏成了汤圆皮儿，包上馅儿料，一转眼就揉捏成一个绵软的汤圆。

我也喜欢包，只是我包的汤圆不仅大小不一，还形状各异，惹得全家人大笑。

正月十五晚上，母亲开始把包好的汤圆分批下锅。水沸时，可爱的汤圆就漂浮起来。待热腾腾的汤圆上桌，我馋涎欲滴，迫不及待地用小勺子盛起一个放到嘴里，烫得“啊啊”大叫，咽也不是，吐也不是，引得一家人哄堂大笑。母亲笑得更是开心，拍了下我的头说：“傻小子，小心烫掉舌头。”

看一家人香甜地吃着汤圆，母亲动情地说：“汤圆，汤圆，就是开开心心、团团圆圆。”在母亲的眼里，元宵节吃汤圆，就是一家人幸福团圆的时刻。

然而，有一年的元宵节，我们却没有吃上汤圆。

那年春节过后，父亲感觉身体不适，到医院检查后，医生说要立即手术。一个星期后，大哥让亲戚带回消息，说父亲可能在元宵节前就能出院。母亲听后非常高兴，提前几天就拉着我备料、推磨、做汤圆。

元宵节那天，母亲早早就包好了

汤圆，就等着父亲回家下锅了。可是，过了中午依然不见父亲回来，直到天黑还是不见父亲的身影。直到天完全黑下来，大哥才让人捎来信儿，说是父亲这两天有些发烧，出院日期要推后。我问母亲：“今天还吃汤圆吗？”母亲摇摇头说：“等你爹回来再吃。”三天后，父亲回来了，母亲包了新的汤圆，她把第一

碗汤圆端到父亲眼前，喜滋滋地说：“汤圆汤圆，团团圆圆！”父亲吃了一个，我看到，一滴眼泪掉进了碗里。

尽管现在市场上的汤圆花样繁多，母亲却从不去买。在她的眼里，元宵节只有吃着自己包的汤圆，才有幸福团圆的味道。



书法《青玉案·元夕》 冯长富作

## 岁月凝香

■赵丽霞  
楼下有两棵玉兰树，一棵稍大些，一棵稍小些。稍大的那棵还是一片冬日的苍茫之状，稍小的那棵枝头已结满成型的花苞。只待春风再起、阳光再暖，稍小的这棵就可在一夜之间绽开一树白花，给每一个看到的人以乍然的惊喜。往年，这两棵玉兰树也是一前一后开花，但今年，这稍大的一棵竟通体发黑，毫无生命的绿意。我真担心它睡得太沉，不能醒来。

早在十天以前，甚至更早时候，我已在朋友圈看到了今年的玉兰花开。这两棵花开得迟了些。它们是小区的公共树，只因刚好种在我家楼下，只因花开时节美得似人间树，只因这美深深撼动过我，我就在心里将它据为己有了。我惯有把一切

美好纳入私囊之癖，比如春风让我抒怀，这春风就是我的春风；月光让我胸怀诗意，那月光就是我的月光。我把这些存入内心，自成风景。

小区安静了，鸟儿便多起来。小区主干道两侧的树四季常绿，春天一来，每每骑车驶过，晨昏都能听见鸟鸣，虽谈不上悦耳，却极为动听。早晨叫声清脆，黄昏时分稍嫌粗哑，就像我上了一天班，归家时也会疲惫。鸟鸣时，鸟影难觅，不知它夜晚是否宿在树上。

每天下班，我从玉兰树旁经过，总要仰头注视它们，权把它们看作我的朋友。玉兰树的枝干十分疏朗，间或有小鸟飞过，看到它们，我无端就会想起过往的岁月——在乡间度过的童年。

那时，春天来了，成群的燕子从南方归来。它们不辞辛苦、循环往复，嘴里衔着沾着干草的春泥在檐下筑巢。清晨推开窗，清新的空气伴着燕子“叽叽喳喳”的欢叫扑面而来，新的一年便开始了。

春天下的几乎都是微雨，如丝如缕，密密地斜织着，院中菜园里的青菜一棵棵翠得闪亮、绿得发光，洋溢着春天的华彩。蒲公英的小黄花在风雨里招摇，像一枚闪光的金币。母鸡或窝在窝里，或在檐下逡巡，都表现得很安静，间或从喉管发出三两声“咕噜”声。即便它们下了蛋，也不像晴日那样扯着喉咙昭告天下般炫耀不停。我临窗坐着，花猫偎在腿边，不时蹭蹭我，好让我知道它没睡着。墙壁上蜘蛛在结它的网，风吹着，网在摇晃……

人在屋里，眼中是这样的风景，心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当我向儿子讲起往事时，他的眼睛里总闪着动人的光泽，流露出羡慕之情。我突然有点哀伤——我的童年有那么多动物陪伴，却不允许他在房间里养一只小狗或小猫。

三十岁以后，我常常觉得有两个我——一个我在俗世之中为生计劳碌奔波，朝着岁月深处一骑绝尘，而另一个我却与时光逆行，能听到一路鸟鸣，能等待一树花开。我知道，自己还亲近着土地，也许我的鞋底并不曾沾上春天的新泥，但另一个我依旧赤脚漫游在初春田野。站在玉兰树下，那份美好，不仅是无限诗意涌上心头，还让我觉得生活在真实的岁月之中，并未与时光割裂。

## 人间世相

# 我叫辛正伟

■午 丁  
四岁时，舜蛋因脑膜炎落下小儿麻痹，四十多岁了也没娶上媳妇。村人都说，舜蛋话都说不伶俐，走路瘸南瘸北像要倒地。但舜蛋努力走着，从未跌倒。

舜蛋和瘫痪在床的娘一起生活，每天给娘做饭、洗衣、叠被、擦洗，从无怨言。

精准扶贫政策好，帮扶单位帮舜蛋家买的五只小尾寒羊被他当成了宝贝。每天把娘安置妥后，他就到河边荒坡上放羊，蹲在河边，听收音机唱戏、看羊吃草、欣赏前来钓鱼的红男绿女。

一天下午，钓鱼的人都开车走了，舜蛋赶着羊回家的途中检

到一个黑夹包。舜蛋不识字，但里边的一沓几百元钞票他却识得。舜蛋让羊停下继续吃草，坐在河堤上画圈圈等失主。日落了，天黑了，却没有人来寻包，他拍拍身上的土，赶着羊回去了。

村委会的灯亮着，舜蛋把黑夹包递给村支书说：“帮找找失主，我在河堤上捡的。”

舜蛋拾金不昧的事迹一下子传开了！要知道，黑夹包里有驾驶证、身份证、银行卡和三千多元现金。

有人问：“舜蛋，你咋想哩？”

“我不叫舜蛋，我叫辛正伟！”舜蛋扭脸回屋。

## 生活闲情

# 弹着琵琶看枇杷

■特约撰稿人 孙幸福  
我曾经看过一个有趣的故事。明朝画家沈石田有一天收到友人送来的一盒礼物，上面附信：“敬奉琵琶，望祈笑纳。”他打开盒子，看到里面装的是新鲜的枇杷，不由得发笑。品尝后，他挥毫复信：“承惠枇杷，开宴视之；听之无声，食之有味。”友人看到沈石田的复信，知道自己笔下有误，遂作打油诗自嘲：“枇杷不是此琵琶，只恨当年识字差。若是琵琶能结果，满城箫管尽开花。”画家和诗人间的友谊成为文坛佳话。

枇杷树是蔷薇科常绿乔木，果实别名金丸，味道酸甜可口，有润肺止咳、调理脾胃之效。宋朝有位诗人曾有一首《枇杷花》，其中的“花开抵得北风寒”和“果收初夏摘金丸”两句，让我知道了枇杷是冬天开花，夏日成熟。

市区大学路西段的人行道旁种有许多高大的枇杷树。有几年，我每天路过那里，如果不是特别注意，你很难发现枇杷树的花，因为它的花梗上密生着铁锈般的绒毛，把小小的花遮掩得几乎让人看不到。实际上，在“高天滚滚寒流急”“万花纷谢一时稀”的寒冬，花开满树的只有枇杷，腊梅还要晚些才会登场。

有本书叫《花开未觉岁月深》，其中列举“二十四节气”与

“七十二候花信风”的关系，与小寒节气对应的三种花中，排在首位的就是枇杷花。在插图中，枇杷花被画家画得美且冷艳。但看身边的枇杷树，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什么时候开花。只有走近看，才能发现它朴实中隐藏着光华。枇杷花很小，但花分五瓣，轮廓分明，白花中嵌着点点黄心，数十朵结成一簇，像是深绿色叶片上飘落的雪花。

在诸多果树中，枇杷树很低调，似乎不愿与别的树攀比，只是默默地过着自己的每一天——深秋孕育，冬天开花，春天结果，夏初成熟。由于是果树中独经四时之气者，所以枇杷果小而珍贵，许多人把成熟后香甜的枇杷郑重地当成礼物送人。

枇杷树像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凌寒开放，独显高洁，历朝历代都有诗人赞美枇杷。白居易有“深山老去惜年华，况对东溪野枇杷。回看桃李都无色，映得芙蓉不是花”，杜甫有“桤柳枝枝弱，枇杷树树香”，杨基有“细雨茸茸湿楝花，南风树树熟枇杷”，戴复古有“东园载酒西园醉，摘尽枇杷一树金”……

冬去春来，枇杷树上小精灵一般的青果子调皮地埋伏在浓绿间，若是请乐坛名家来到枇杷树下，用琵琶奏上一曲高亢激昂的《十面埋伏》，躲在绿叶间的果子们，能听懂吗？

## 别样情怀

■特约撰稿人 李 季  
“陌上”一词，总让我无端欢喜、无端惆怅。

阡陌，均指田间小路，阡为南北方向，陌为东西方向。陌陌，感觉是很小的一个词，却蕴含着无限的时空之意。

看到“陌上”这个词，眼前展开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乡间土路，路两边开满不知名的野花，花叶上露珠晶莹，初升的阳光照着长路、花草和田野里的庄稼。镜头抬高，村庄、池塘，高大的树木、奔跑的孩子，鸡

鸣、狗吠，依次进入画面，静止在无边的时空里。

陌上桃花树树红。我的老家门前就有这样一条路，向东是一座山，我们称之为东大山，向西是一条河，有码头通向外部广阔的世界。我家有一块地，就在这条路的北边，种着瓜果蔬菜，养育了我们一家人。喜欢过的女孩从这条路来过我家之后，我总有无端的期待，期待她能再次为我而来。落英空相忆，陌上不再逢。那些花空自开了又落，那个人再不会踏上这条路了。

爱情初始时总是美好的。韦庄在

《思帝乡》写道：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，足风流。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”爱情到来时无法逃避；爱情走后，即使成为陌路人，也当无怨无悔。人这一生要走很多的路，真正能记住的，也许就是年少时与心爱之人携手走过的那一小段路。陌上蝶舞，陌上花开。人生实苦，能有一刻的美好，也是满足的。

我们都是紫陌红尘中独自行走的路人，在阡陌纵横的大地上，有多少人交错而过，奔向自己的命运。



国画 新柳 吴小妮作

## 红尘百味

■特约撰稿人 王 剑  
炉火通红，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。铁锅里，金黄的米粒儿“咕嘟咕嘟”地翻滚着。不一会儿，灶屋里就弥漫起一阵阵糯糯的清香。

在我的山区老家，煮粥不说“煮”，而说“熬”。冬日，撒半瓢粒粒滚圆的小米，用火细细地煨，一边往灶膛里添柴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。在乡亲们眼里，锅里熬着的是贫穷的时光，也是对生活的平和与耐心。粥熬好后，用粗瓷大碗盛着，然后再切一盘咸菜疙瘩，“呼噜呼噜”喝三大碗。

小米的大名叫“稷”或“粟”，也就是谷子，是我们那一带主要的粮食作物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谷子的生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每年六月，收过麦子后就开始种谷子。种谷子不能点种，而要用耩耩。一场细雨之后，谷苗就挨挨挤挤地长出来了。这时候，就需要剔去瘦苗和弱苗，留下壮苗。间苗之后，还需要锄

两三次，据说锄得次数越多，谷粒儿就会饱满，糠皮儿就越薄。谷田锄草大多选在中午，因为中午日头毒，锄掉的杂草不易存活。我的父亲是锄地能手，有一空就扛着锄头到谷田去了。“谷锄一寸，强如三粪。”父亲说这话时，正低头笑眯眯地看着田里的禾苗，那被太阳晒黑的脸上满是幸福和骄傲。

秋天，谷子成熟了。谷叶由绿变黄，谷穗垂下沉甸甸的头颅。一阵风来，谷叶“沙沙”作响，如同奏响一曲丰收大合唱。成群的麻雀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也来分享农家金黄的喜悦。收割谷子，最拿手的农具还是镰刀。暮秋的原野，镰刀的银光快速闪过，谷子们纷纷倒地。它们被捆成捆儿，装上牛车，拉到场院里堆成谷垛，也堆成一幅幅质感厚重的油画。村庄的打谷场上，到处都是阳光的色彩，到处都弥漫着随风飘送的谷香。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这是谷子的高光时刻，也是农家无比幸福的时光。

谷子脱了壳，就有了乳名：小米。新碾的小米圆润光滑、黄中透白，犹如金沙。在我的山区老家，香喷喷的小米粥被称作“参汤”，女人坐月子，要喝小米粥；老人、孩子牙口不好，要喝小米粥；谁大病初愈，要用小米粥养；肠胃不好的人，一年四季更得喝温性的小米粥，几年下来，原本憔悴的面容就被小米滋润得满面红光。秋天的傍晚，家里要是来了客人，主人也会熬一锅小米粥待客，从鸡窝里摸几个温热的柴鸡蛋炒了，从菜园里薅两根青头萝卜切丝凉拌，将藤上的老南瓜拧下来清炖，三菜一汤，配上一筐葱花油馍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吃得热闹、吃得舒心。我在镇上念书那几年，伙房里一天两顿小米粥，我的肠胃竟然对小米产生了依赖和迷恋，一顿没有小米粥喝，就会感觉不舒服。上大学时，我在一本古书里看到了有关小米的介绍。原来，谷物中，要数谷子的生命力最强。小米粥熬好后，表面会凝结一层米油，米油越厚，说明小米的

能量越足。

谷子是造物主赐予先民们的美好食物。有一年，在陕西半坡，隔着玻璃打量那些出土的谷粒儿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这些谷粒儿在幽深的泥土里静静地躺了几千年。透过它们，我仿佛看到了先民们劳作的身影，他们用粗糙的石制农具耕种或收割，他们跪在田野里祈求风调雨顺，他们跳着原始的舞蹈感恩天地万物。一穗穗饱满的谷子守护在他们身边，记下他们的欢乐和忧愁，随着他们的肠胃注入身体，融入血脉，抚育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在所有的秋庄稼中，谷子是品质最好的一个。它稳重、内敛、谦虚、忠实、顽强，宛如一个乖巧的孩子，一直皮实地生长着，谦卑而韧性，腼腆而上进。即便到了收获的季节，它也无意炫耀自己的功绩。每次站在故乡的山梁上，谷子的丰盈和谦逊，都让心浮气躁的我汗颜；而谷子的襟怀和修为，也让自愧不如的我尊重和仰视。



国画 枇杷 赵喜民作